

歷史問題譯叢

一九五四年 第三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四年 北京

98962

歷史問題譯叢

一九五四年 第三輯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世界通史教研室編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四年 北京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刷印廠印刷
北京鼓樓西大石橋胡同28號

*

1954年11月第一版
195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總重4-7·317X4371/25·7X3/5·121,000字
0001-8058冊(357+101+7600)

*

本書委託新華書店憑證發行

啓事

我們編譯的『歷史問題譯叢』，自一九五三年一月起至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止，共出版九輯，分別介紹了蘇聯歷史科學中關於教科書結構問題、民族問題、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問題的專著。本刊除供校內教學參考外，還供應部分史學工作者的需要。現爲適應全國歷史學界學習蘇聯歷史科學的最新成果及先進經驗的要求，自一九五四年七月份起轉交『歷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輯，易名爲『史學譯叢』，由中國科學院繼續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歷史教研室 謹啓
世界通史教研室

目錄

爭取創造性地研究古代史的問題……………	『古史通報』社論……………	一
論古代奴隸社會的崩潰問題……………	阿·格·博克什察寧……………	一一
論古代希臘商品生產之產生……………	Я·А·林茨曼……………	三七
南高加索與中亞細亞各部族 (народности)		
的氏族的解體與各奴隸制國家的形成……………	П·И·梁申科……………	七五
東方斯拉夫人的階級社會和國家的形成……………	П·И·梁申科……………	一〇五
論俘虜在亞述與烏拉都的命運問題……………	И·М·季雅考諾夫……………	一二九
論帕提亞時代伊朗奴隸制度與土地佔有問題……………	А·Г·別里哈年……………	一五一
編譯後記……………		一八五

爭取創造性地研究古代史的問題

『古史通報』社論

蘇聯歷史科學的使命，是要真正科學地闡明歷史過程及其規律性。對於整個歷史科學，特別是對於古代史史學家來說，只有深入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掌握唯一的科學的認識方法，即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這個任務才能獲得解決。

公然無恥地把自身的命運與帝國主義反動陣營連在一起的現代資產階級的歷史科學，竭盡其全力不肯認識真理，相反，而是千方百計地歪曲與偽造歷史過程。這一『科學』的代表人物妄圖延長那注定要死亡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壽命，因而便分外地懼怕客觀真理。他們力求找出一種新的『論據』來『證明』資本主義的永恆性和不可動搖性。

但是，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進步的學者也正日益增多；他們大胆地公開聲稱自己同情於馬克思主義，敢於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並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唯一科學的立場出發來進行自己的研究工作。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學者們力求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方法，並聚精會神地注視着蘇聯歷史科學的發展。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主要特點之一，是它富於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創造性地發展科學的

必要條件是批評與自我批評。蘇聯歷史學家、特別是古代史學家，只有更深入更全面地掌握唯物辯證法，才具有創造性地發展科學的一切新的可能性。斯大林同志教導蘇聯研究者，要創造性地對待科學，要勇敢地批判已經確立了的觀點與原理。斯大林同志說：『科學所以叫做科學，正是因為它不承認偶像，不怕推翻過時舊物，却很仔細傾聽實踐經驗底呼聲。』（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六六四頁）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新的天才著作，給我們樹立了創造性地對待科學的典範。

斯大林同志在上述著作中以全力駁斥了那些科學工作者，指出他們到現在為止所遵循的還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精神與批評精神，不是唯物辯證法，而是一些斷章取義的引文和背得爛熟的公式。斯大林同志說：『書獃子和死啃書本的人把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個別結論和公式看做教條底彙集，而這些教條是「永遠」不變的，雖然社會發展底條件已經改變了。他們認為：如果他們把這些結論和公式都背熟了，並把它們胡亂地引證一番，那末他們就能夠解決任何問題，因為他們指望背熟了結論和公式對於一切時代和國家、對於一切生活情形都是適用的。但是有這樣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馬克思主義底字母而不看到它的實質、背熟馬克思主義底結論和公式但不懂得它們的內容的人們。』（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五四——五五頁）

全體蘇聯史學家，特別是研究與講授古代世界史的這樣一些史學家——到目前為止還企圖

對歷史過程編造抽象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公式以代替創造性地研究具體問題的這些史學家，應該很好地記住斯大林同志的這個指示。例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創始人所創立的適用於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原理，如果對史料沒有嚴肅認真地分析，是絕不能機械地搬用於遠古時代的，然而有時竟有人是這樣胡亂搬用；同樣，恩格斯所制定的關於古代雅典歷史的原理，也絕不能機械地搬用到情況特殊的古代蘇馬連、亞述或中國的歷史上。只有那些書獃子和死啃書本的人才會這樣做，他們以為把馬克思主義的公式一經背熟，就能用於一切時代、一切國家。『馬克思主義不承認絕對適應於一切時代和時期的不變的結論和公式。馬克思主義是一切教條主義底敵人。』（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五五頁）研究古代世界史的全體蘇聯史學家和『古史通報』雜誌的任務，在於用開展批評與創造性討論的方法，並深入掌握唯物辯證法，以克服我們科學上的這個重要缺點，使它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的科學。

因而在『古史通報』上廣泛討論古代世界歷史的根本問題應該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可惜這方面的情況目前還遠不能令人滿意。近年來『古史通報』對這些問題沒有展開討論，而且對本刊所發表的論文組織批評的工作也做得不夠。

古代世界的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問題、它們的特點與相互之間的關係問題是基本問題之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不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並把它們應用到古代世界歷史方面去，那末

我們關於這部門的科學就不可能正常地發展。馬克思說：『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就組成爲社會底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所藉以樹立起來而且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其相適應的那個現實基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六四頁）斯大林同志指出：『基礎是社會發展在每一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第一頁）

歷史唯物主義認爲，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中最主要的決定社會制度性質的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社會的生產力，另一方面是人們的生產關係。

『……生產方式是把社會底生產力和人們底生產關係兩者都包含在內，而體現着兩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中文版，第一五三頁）因此，社會發展的歷史，首先是生產力與人們底生產關係發展的歷史，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的歷史，是生產過程的基本力量勞動羣衆的歷史。所以，在古代史方面進行研究工作的最重要任務，就是研究古代史上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時期中物質資料生產者的狀況與歷史。

在這方面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是關於古代埃及、前亞細亞最早諸國、中國、印度及地中海、黑海沿岸、外高加索和中亞細亞的古代諸國中各種物質資料生產者的經濟狀況與社會地位的問題。

我國歷史編纂學目前對這些問題的研究還是很不夠的，而在資產階級的著作中，這些問題被偽造得很厲害。處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據原始材料深入地研究具體問題，在科學討論會上與刊物上創造性的研究這些問題，不但在某一部門的研究者中間，而且要在鄰近各部門的專家中間（例如在埃及學家與漢學家之間等）廣泛地交換意見和互相批評以檢查各人研究的成果，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乍看起來，有關古代世界各國中物質資料生產者狀況的問題我們已非常了解，但是我們如果更深刻地鑽研這些問題，就不難知道在這方面還有無窮無盡的工作擺在蘇聯的研究者的面前。甚至像奴隸與農民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以及他們之間相互關係這樣一些帶有原則性的重要問題，我們研究得都還很差。對希臘世界各地的希洛特（*хор*）、別尼斯特（*пест*）、別拉特（*перат*）、馬利安琴（*марианкин*）等古代社會集團的狀況的特點，完全沒有給以足夠的注意。對黑海北岸諸城市和古代外高加索與中亞細亞諸國的物質資料生產者的組成與狀況的問題還極少研究。對於希臘化諸國也是一樣。對後期羅馬帝國時期物質資料生產者的狀況與種類問題的研究也還不夠。

研究我們科學上遠未給以足夠注意的這些社會術語，在這方面是有重大意義的。同時重要的不僅是要研究表明各種物質資料生產者的術語的意義，而且還要研究這些術語的歷史，研究它們產生以及在它們存在的若干世紀中它們的含義發生變化的歷史。

這一期『古史通報』刊載了關於下列諸問題的四篇論文：關於古代印度奴隸制的特點，關於烏魯喀根那（Уруканина）的改革，關於羅馬帝國立法文獻上的隸農制（колониат）和關於從斐衛（Фивы）墓地發掘出來的手工業者的狀況的論文。下面幾期準備連續發表一些關於古代希臘語言中表示各種奴隸的術語，關於三至四世紀羅馬帝國西部諸省的奴隸制度，關於埃及古王國時期的教堂經濟中物質資料生產者的社會經濟狀況，關於大流士和薛西斯●時期的別塞波立宮殿（Персепольский дворец）的建築工人，關於埃及第十八代法老時期的奴隸制，關於古代蘇馬連的物質資料生產者及其他問題的論文。

這些涉及具體問題的論文，共同的任務是全面地研究古代的生產關係，即古代世界的經濟基礎。『古史通報』編輯部發表這些論文，是希望我們的歷史家更能注意於上述問題的深刻的具體的研究，希望在本刊物上進一步研究這些論文所牽涉到的具體問題，和研究古代世界各國物質資料生產者歷史的一切問題。參加這項工作是蘇聯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責任。

研究古代世界歷史中上層建築及其作用的問題，也是很重要的任務。『上層建築是社會對於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一頁）

● 大流士、薛西斯都是古代波斯的君主。

因此研究古代世界各國的上層建築，首先是要研究國家、法律（*право* 或譯爲法權）和意識形態這樣一些更爲重要的問題。

『……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只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漠不關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要成爲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摧毀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三頁）研究國家和意識形態對奴隸制度的形成、鞏固及其崩潰的作用，是蘇聯古代歷史研究者的迫切任務。

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基本問題之一是國家的產生問題。國家、它的歷史作用與歷史意義的問題，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都有巨大的意義。只有對國家的產生與發展的條件進行研究，才能徹底弄清國家的一切意義。蘇聯的古代世界歷史學家的光榮任務是揭露奴隸制國家在東方的及古代的不同形體中產生的具體條件和確定國家是上層建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基礎之所以要創立上層建築，是爲了『……要使上層建築積極幫助它形成起來和鞏固起來，要使上層建築積極爲消滅已經過時的舊基礎及其舊上層建築而鬥爭』（同上）。斯大林同志指出，上層建築在它的基礎尚未最後形成與鞏固下來之前就產生了。蘇聯的古代史學家必須研究新生產關係發展到怎樣的水平才是奴隸制國家產生的必要的與足夠的條件，必須研究奴隸制國家藉以促進

奴隸制基礎形成與鞏固的那些具體手段與方法。我們的歷史學家在敘述雅典的梭倫改革與羅馬的塞爾維·塔力阿斯改革時，首先注意的是這些改革的內容，而常常忽略了分析當時奴隸制生產關係發展的程度。正在形成中的國家對奴隸制基礎的進一步形成與鞏固所起的巨大作用，還完全沒有得到說明。

關於奴隸制時期和中世紀時期諸帝國的性質問題，特別是關於居魯士、亞力山大大帝與凱撒所建立的帝國的問題，也是極為重要的。斯大林同志認為這些帝國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同時，在資產階級的歷史編纂學中，有時甚至在我們的史學著作中，對古代的——不論是希臘後期的和凱撒時代的——商業與經濟聯系的發展程度過分誇張。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來研究古代經濟，無疑地就能看出：把古代的經濟現代化是多麼地錯誤。此外，只有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來研究古代經濟，才能為正確地了解這些帝國不能持久的原因提供鎖鑰。蘇聯的歷史學家必須研究『成為這些帝國組成員的』『各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語言的』（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九頁）部落和部族。可惜，這些問題我們都很少注意到，因而在斯大林同志指示的方向裏，有巨大的工作任務擺在我們的面前。

蘇聯的古史學家除了要研究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問題以外，同時還要對古代部落與部族及其語言的歷史問題給予最大的注意。然而這方面的情况也不很好。語言學中『新學說』的長期統

治，頑固地阻礙了我們科學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可惜『古史通報』到現在對這些問題還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

斯大林同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天才著作，給古史學家、考古學家、語言學家、人種學家和人類學家開闢了最廣闊的工作道路。馬爾及其門徒在現代語言與這些語言發展的古代（還在部落與氏族組織時代）之間所設置的那些障礙，都被粉碎了。斯大林同志說：『……語言和它的結構不能看做某一個時代的產物。語言的結構，以及它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許多時代的產物。』

可以推想現代語言的要素還在奴隸時代以前的遠古時期就已奠下基礎了。』（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四頁）

斯大林的這個原理提出了新的與最複雜的任務，這有賴於一切相鄰各科的專家共同努力才能解決。

『古史通報』已經報道過托爾斯多夫教授所提出的語言集團（語言系族）的起源的假說。我們在這裏不打算對這假說進行評價，同時也不打算對與這個假說極為近似的布不里赫教授的『結合論』進行評價。必須着重指出，這類的極重要的學術體系需要從事古代語言史與氏族部落組織史的所有專家們多方面的研究磋商。

我們也應該談一談研究原始公社制晚近時期古蹟●的研究者們目前所面臨的一些問題。把

那些能够揭示和說明具體的古代部落與能够研究其歷史的以及能够闡明它們中間這些部落的（在形成部族 «ВЕРХОДНОСТЬ» 過程中佔主導地位的）這樣一些方法都掌握住，這是頭等重要的任務。這樣可以引導我們建立古代的真正歷史，並有助於具體研究部族形成的過程。

在研究民族形成的領域內，馬爾的『理論』之爲害是非常厲害的。因此，爲了肅清它的影響，就特別需要創造性地研討和重新審訂過去的著作。在這方面，進一步的研究必須根據斯大林同志的明確指示並與語言學家們緊密聯系起來。同時應該充分運用斯大林同志關於『……現代語言的要素還在奴隸時代以前的遠古時期就已奠定基礎了』（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四頁）這一原理。

『古史通報』號召全蘇聯古史學家在『古史通報』上積極參加這些問題的研究討論。

現在蘇聯學者面前已開闢了寬闊的前途。我們應該加倍努力地從事這個創造性的工作，並應以新的理論上的精細研究來回答我們的黨、我們的領袖和導師、科學泰斗斯大林同志給予我們的關懷與幫助。

（蕭瀚譯，謝家、如山校。原載蘇聯『古史通報』一九五一年第一號）

● ПАМЯТНИКИ 一字，根據 В·К·尼科爾斯基教授著『原始社會史』，包括原始社會生活中各種各樣的痕跡與殘物，如事物的或物質的、文字的以及傳說的等，因無適當譯法，暫譯古蹟——譯註。

論古代奴隸社會的崩潰問題

阿·格·博克什察寧

強大的羅馬帝國的崩潰，在它以前的疆域上建立一些封建國家，這些封建國家的形成，在經濟和文化上開始呈現了明顯的退步——，這些情形早就引起了研究古代歷史的學者和思想家們的注意。從十八世紀上半期開始，當時善於思索的和進步的學者們，便從事這一問題的研究，並企圖解決這一問題。

但是外國和俄國的資產階級的歷史編纂學，無力以科學來闡明古代社會崩潰的原因。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才把這一問題作了唯一的科學闡明。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著作中提到了羅馬奴隸社會的崩潰問題（見馬克思著『年代摘錄』、『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一九三八年版第五卷，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自然辯證法』、『布魯諾·巴雅爾的訃告』……）。馬克思在其著作『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諸形態』（見『古史通報』一九四〇年第一號第九——二六頁）中給前資本主義社會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上的社會經濟結構作了卓越的分析，詳細地說到了早期奴隸社會的、即東方奴隸社會的

特徵，並詳細地分析了希臘和羅馬社會制度的特徵。

在通信集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的指出奴隸制的發展引起了土地的逐漸集中，奪取了以前土地公社自由社員的土地，並使他們變成流氓無產者（『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國家圖書聯合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三一五——三一六頁）。

恩格斯的著作，對理解奴隸社會制度崩潰的原因有極重要的指示。恩格斯在『布魯諾·巴雅爾和初期基督教』一文中談到了羅馬帝國的特徵，並強調指出了奴隸社會史上這一時期的特點。他指出羅馬帝國把地中海沿岸的十分不同的地區聯合在自己境內，並把西歐的極大部分收入帝國的版圖，而羅馬帝國的產生使直到當時為止的現存政治制度和羅馬人所佔領的一切國家內的以前的社會生活狀況都發生了變化。『羅馬之佔據一切被征服國家，首先直接破壞了它們以前的政治秩序，然後間接地破壞了它們舊的社會生活的狀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六〇五頁）

最後，恩格斯在經典著作『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中對晚期羅馬帝國的社會和國家機關作了詳盡的描述。他指出，在羅馬帝國即將崩潰時期，羅馬帝國是絕大多數居民的監獄，這些居民在軍隊及帝國官吏濫徵苛捐雜稅的重壓下，被壓迫得喘不過氣來。

列寧在『論國家』這一著作中指出了羅馬帝國社會關係的奴隸制特徵。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兩部著作中，着重指出了一切古代